

火線上的小孩們

陳伯吹著



上海少年書局印行

陳伯吹著

火綫上的孩子們

少年書局刊

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初版

火綫上的孩子們

全一冊 實價銀貳角

著者 陳伯吹

發行者 徐亞倩

排印者 大華印局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總發行所

上海蓬萊路
少年書局

黑暗掩蓋着地球，

是暴風雨的時候！

誰還能袖手，悠悠？

倚高樓，想舒服，溫柔？

那天邊，光明莫想一線像——

別愁，咱們齊向火綫走！

奮鬥！奮鬥！

熱血洗去黑暗，光明耀上頭！

目次

一	到火綫去.....	一
二	先鋒隊.....	七
三	在一個村落中.....	二二
四	挺進.....	三四
五	城破之夜.....	三九
六	悲壯的犧牲.....	五二
七	接戰.....	七〇
八	死守七小時.....	七八
九	戰壕裏.....	八五
十	反攻.....	九二

一 到火纜去

天氣是這麼好，太陽照得什麼東西都發亮起來。那水面上，流動着一層薄薄的白銀；風從遠處吹來，悄無聲的輕摸着水面，水樂的笑了，笑出了千萬個鮮魚的鱗片。圍繞着這湖畔的綠林，深而且密，襯出這一帶地方分外幽靜。

忽然嘩啦一聲，從樹林面後闖出五個孩子來。

他們，都是十五歲上下年紀青青的孩子們，從一張微黑的臉上，却可以看出健康的美麗來，不長不短的身材，顯露着活潑的姿態。

「幹就幹！怕什麼！」粵兒是弟兄們出名勇敢的，動不動他就要撩起袖子，伸出兩條結實的臂來。

閩兒也是一個熱心的孩子，他與粵兒是這隊伍中的急先鋒。他蹣着腳說：『無論如何要幹一下的，幹得不好的時候回頭來再幹，幹，幹，這是應該幹的事！』

桂兒，川兒，滇兒，三個子翻起眼睛來對着他們望望。

「且慢，讓大家到齊了再商量一下！」許久，桂兒纔這樣說了一句。

忽然又是嘩啦一聲，又從樹林裏陸續跑出七個孩子來，他們大家招呼一下子，便同坐在湖邊草地上。先是大家靜默了一會，沒有聲响，二十四隻眼睛望着發亮的水面，其實他們腦裏正在轉

着念頭。平靜的水面給風搗亂一下，又閃出千萬個鱗片來，水光把孩子們的眼睛也耀得花了。

粵兒忍不住說道：『幹嗎？大家來靜坐的麼？恐怕現在還不是享福的時候——』

忽然再是嘩啦一聲，樹林裏又跑出一大羣的孩子來，先頭是四個，中間是八個，後面又跟着六個。本來靜悄悄的湖畔，現在熱鬧起來，顯得活潑有生氣了。

閩兒大聲地說：『現在，這裡一共有三十個，人是已經到齊了，這裡風景雖好，却還不是我們賞玩的時候。我們不能像美國的孩子們嚼嚼橡皮糖，拖着手杖做少爺呀！』

『對啦！法國的女孩子可以一天到晚跳舞，我們却沒有這種

興緻。」粵兒也高聲喊出來。

「我們決定到火綫去！做火綫上的孩子們！」蘇兒揚起臂來說。

大家聽了，一齊拍着手，一齊揚起臂來，一齊大聲喊着。

「火綫上的孩子們萬歲！」

隨後他們列成縱隊，環繞湖面一周，唱着他們的前進歌。

中國的孩子們意氣豪：

向着革命的火綫上跑！

拉——拉——拉——

我們不能像美兒的逍遙，

喫糖，看戲，打趣，說笑；

我們不能像英兒的講究紳士禮貌，

手杖，長褲，大衣，高帽；

我們不能像法兒的無聊，

跳舞，跳舞，夜夜是良宵；

我們不能像本兒的驕傲，

罵人，踢打，偷搶，強暴！

拉——拉——拉——

我們滿腔的熱血已沸燒，

要救助鐵蹄下的同胞。

他們整天勞動，不得一飽；

冬天來到，不知凍死多少；

人家樂得舞蹈，他們沒有笑；

帝國主義的罪惡不可恕饒！

拉——拉——拉——

中國的孩子們意氣豪，

齊向革命的火綫上跑！

那歌聲震盪着湖面，激動着樹林，發出宏大的回響。這時候，白雲冉冉而來，掩沒了太陽；風也加快它的速度，發出「夫夫！呼呼呼！」的聲音——在這風雨襲來的時候，他們越過樹林，幹着他們的工作去！

二 先鋒隊

在一分鐘前天還沒有亮，現在纔從暗淡的天空中射出一綫曙光。從這一綫曙光慢慢的開展成魚肚白色，忽然衝出一派紅光，衝破了灰色；渲染了半天，至此，天大亮了！世界光明了！

遠處發現一簇人影，從這大路的西北的盡頭移動過來，他們移動得多快，沙塵滾滾的；一剎那，便跑來停在這株綠樹底下。

『哦——跑了兩百多里，纔又看見這株綠樹，此地雖不是沙漠，也同沙漠差不多了。』新兒很感慨地說。

『這就是帝國主義剝削的成績，把青綠的田野剝削成灰黃的

沙漠了！」蘇兒說。

「不！軍閥也有份的，要不是他們作着帝國主義的工具，幫忙加緊剝削，成績也不會有這樣好。也許這裡還可有兩三株樹讓我們歇歇涼呢。」浙兒說。

「那倒不是，這一帶的草木。全是給整千整萬的飢民吃完的呢。若說是給帝國主義與軍閥剝削完的，那未免是冤哉枉也了。」陝兒表示異議。

閩兒大聲說：「陝！你錯了。你看見的是表面，你還不曾懂得其中的道理呢。」

「其中的道理怎樣？」陝兒反問一句。

魯兒插口說：「我們坐下來談吧。」

「好的，大家坐了下來再談。」甘兒很高興的說，他似乎也急於要知道其中的詳細。

於是大家把身上背的鍋子，草蓆，水袋；以及手裏的槍，一起卸放在地上。有的坐，有的臥，有的立，圍攏在一起；但也有四五個在散步的。

他們，這裡一起有三十個人，雖然都還是年紀青青的孩子們，可是他們已大胆地一步一步踏上火綫去，他們是革命軍最前綫的一支先鋒隊。在他們背後，還有四萬萬的革命軍，漫山遍野而來，去和帝國主義決鬥。這一支先鋒隊，奉革命軍總司令的命令，從那亞洲西北部出發，一直到達亞洲東南部的一個海口，這海口與沿海一帶土地，現在已給帝國主義者佔據去了，而且他們

利用最新式最殘酷的武器，還不時要衝到內地來。

但是，帝國主義者的末日到了！不聽得嗎？革命軍已漫山遍野而來了！革命軍的先鋒隊離開他們的目的地，只有兩千里路的光景了！

先鋒隊前進得非常迅速，在路上，他們多半是跑步的，所以五日五夜的時間，却已經趕完了兩千多里的路程。現在他們又要休息一下了。

『說吧，』陝兒向着閩兒望了一下。『其中的道理怎樣？』閩兒笑嘻嘻的，拉一下浙兒的手，『我來講，講得不好時，你代我講。』

『還有蘇呢，他懂得很多。』浙兒向蘇兒微笑。



革命軍漫山遍野而來

葉鏗修畫

蘇兒說：「懂得的人不少呢，不論住在南方或北方，只要靠近海邊的，與帝國主義者多接觸的機會，誰不明白他們剝削的把戲呢。」

閩兒說：「是呀，不大明白這道理的，也恐怕只有住在內地的幾位同志吧。現在我們先要明白的：這農村爲什麼這樣荒涼？爲什麼會野無青草？爲什麼百里間竟無綠樹？……」

甘兒不待說完，搶着說：「難道叫他們坐在農村裏等着餓死嗎？野草吃完了，樹皮也當飯吃了，沒有餓死的還不跑到都市裏去；獸在這里休息麼？這樣，農村豈不要荒涼起來嗎？」

「你的話不錯！」閩兒接着說：「可是還只是看到了表面，不會看穿內幕呢。」